

無花之感，數月前，胡夫人又以有喜聞焉，不獨胡學長夫婦極盼獲一千金，即友好亦莫不爲之馨香預祝，本月十五日，喜訊傳來，胡夫人產一千金，重八磅半，大小平安，胡學長如願以償，高興非凡，記者當日前往醫院向胡學長夫婦道喜時，祇見胡學長笑口常開，其愉快心情，實難言喻也。

孫金聲學長轉移陣地

孫金聲學長原服務于省鐵路局，嗣由國防部軍事工程委員會借調，任該會工程師，對於各軍事工程設計施工建樹殊多。近又應美援運用委員會之聘，乃辭去上項職務，已于十一月十七日到該會技術處上任矣。

王章清學長考察歸來

王章清學長原任交通處工務科長之職，去年月間由美援技術援助委員會選拔資助赴波多黎各及美國各地考察機械築路之實務爲期一年，已于十一月十五日返國，將來以其考察所得，應用于臺灣之公路

建設，其貢獻于國家定非淺鮮也。

張仁滔學長赴韓

最近本省工商業界組織經濟考察團，赴南韓考察工商業，並希望發展中韓貿易，由物資局張仁滔學生擔任團長，業于日前飛韓。張學長此行，必能爲增進中韓邦交更多建樹。

楊泰傳學長易地服務

招商局聯絡幹事楊泰傳學長，近已奉調至該材料總庫服務。楊學長之通訊處改爲南七堵招商局材料總庫。至招商局聯絡幹事，現正在另行敦聘中。

編者的話

很感謝幾位學長的熱心，我們這一期中有值得珍貴的掌故和確實是「道」聽「途」說的笑話。達文學長的記憶力確實令我們敬佩。將近三十年前這許多的同學

和他們的事跡都記錄出來，是不容易的。學校本來是家庭，同學便如手足。同胞而又同窗，確實是同氣相求了。而很奇怪的是同胞而同窗交大的，都有獨特的性格，或者是功課好，天資過人，或是運動出色，又超出一般的交大同學。這也許是「交大人」的關係，發生「共鳴」作用的緣故吧！

半年多來「友聲」雖有很多輕鬆的通訊文字，却不會有機會介紹真正令人發噱的笑話。這一次，承勁爽學長以旅途之所聞，公諸各位學長，在多難的今日，能有半刻鐘暫時忘了一切煩惱，啞然一笑，我們相信一定是大受歡迎的。

就編者所知，學長中能雅諳的大不乏人。總幹事王學長敏慶使滿腹經綸，而且隨帶祕本。最近王總幹事喜獲千金，應當更「笑」口常開了。前幾天碰到胡學長道彥，原來也是笑話聖手，道來如不哄堂，至少也將令人作會心之微笑。只可惜專闢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敢貿然翻版。

學校生活中，常有很多笑話的題材。有一個中大的笑話：一位同學，半夜裡起來小便，回來時走錯了房間，他拉開棉被睡下去時，發現床上有個人睡在那裡，朦朧中他大叫有賊，等弄清楚了才知道是自己錯走到別人床上去。在校時，每天吃過晚飯，有幾個同學照例隨意聚在一個同學的房間裡聊天，吹吹法螺，然後再各自去讀書。有一天，大家在一位姓沈的學長房間裡聊起來，大家一高興，忘了時間，還是滔滔不絕。沈學長是很用功的人，時間寶貴。但因為都是要好的同學，又不便遽下逐客之令。正在焦急不安。一位正在健談的同學，猛然發覺時間不早，却仍有點興猶未盡，便隨意的問了一下，現在幾點鐘了。沈學長聽了，立刻沖口而出，用不純正的上海話高聲答道：「七點半了。」從此，「七點半」便成爲去讀書的信號和變相的逐客令。

最近還聽到一個笑話：學校裡的飯廳開飯的時候，菜來了，飯總

是沒有來，等到飯來了，大家已經把菜吃光了。於是，一位同學在感慨之餘，做了一首詩：「菜來飯不來，飯來菜已空。可憐菜與飯，永遠不相逢」。儘管這位學兄有文學天才，他的詩所能發生的效力恐怕遠不如沈學長的「七點半」三字訣。這其間關係着利害的是否一致，對象的人數多寡，習慣，和慾望。於是，在他的學生生活中，也就只好永遠「恨不相逢」了。

比較起來，學生生活中的笑話，還是天真，純良而無邪的。進入社會以後就不同了。有許多笑話，聽起來是那樣令人解頤，但是仔細分析起來，這笑話的後面，又何嘗不深藏着幾許辛酸失望，甚致是血淚呢。這也許便是學生生活，雖相隔二三十年，仍令人有無窮依戀的緣故吧。

最近英國瑪格羅公主和湯生上校的戀愛事件，使當年國旗不見日落的英國國民徬徨于戀愛的也就是生活的自由，和傳統的也就是國家的尊嚴，兩者的取捨之間，而感覺

到苦悶與煩躁。於是「笨拙」雜誌的漫畫，畫出一個幼童很寧靜而鄭重的數着盤子裡的豌豆，口中念着：「補鍋匠，裁縫師、兵大哥，上校 (Group Captain)。」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節目中，一個小丑問他的伙伴有沒有看當天的報紙。那個伙伴不耐煩的回答道：「我知道，他倆在一塊兒噉下午茶。」

這種非常簡單的笑話，沒有直接批評公主和上校戀愛的是與非，却充份表示英國全國上下對這事件的注意和關懷，因爲，這幾年來，當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確也傷够腦筋了。

寒學長在敘述笑話之餘，把自己在車廂裡所開的笑話也說了出來，實在令人覺得我們這位學長的誠懇可愛。其實，看見異性，而心頭茫然的交大決不止他一位。當年的黎校長便曾在公開場所所有異性的前面小小鬧過兩次笑話，而且不止是把茶潑在手上都不知道，對方是誰他都沒有知道。

一次是請國立音專的同學來母

校表演。國立音樂專科幾位女同學，一位便是好像曾在臺獨唱過的管喻宜萱女士。守着獨身主義的黎校長，不知是不是因為喻女士的緣故，沒有平常做紀念週時的充份自然。那晚上，有一個獨唱節目，歌名「教我如何不想他。」黎校長看了節目單，沒有看清楚，把作歌者弄錯了，誤認是歌唱者。把作歌者的生平 and 專業大大介紹一番，然後說：「你們學生子，應當好好聽他歌唱。」

還有一次，是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那一年，美人魚楊秀瓊一泳成名。不知是申國權主任還是黎校長的意見，爲了提倡游泳，特請楊女士到交大來表演，而且準備贈一面旗給她。不巧那天楊女士有點感冒，不能游泳。不過她還是來了。黎校長在母校游泳池邊（只是很少有的事情），作一簡短的介紹詞，楊女士便坐在他身後。他先說了一些運動，尤其是游泳對身心有益的話，和請楊秀瓊女士來交大表演的原意以後，接着說：「今天很不巧，楊女士有點感冒不能親自

來參加，所以改由她的姊姊楊秀珍女士代表。」然後黎校長很有禮貌的從申主任的手裡拿過旗親自贈美人魚的代表美人魚。使楊女士既不便承認，也不便否認她到底是誰。可是觀眾們那幾天，天天上江灣看運動會，看報紙上的運動新聞和照片，却也都沒有人敢出來糾正校長的錯誤。

這樣說起來，對於女性，尤其是星光熠熠的大明星，我們的笨學長已經是很有勇氣的了。至少他沒有把茶澆在手上時還不知道，或者，竟把茶杯打翻了。他的正襟危坐，將使周曼華女士到香港以後，更情不自禁，多要幾次黑松汽水。不是她愛上了黑松汽水，而是那些在臺灣的誠實善良的人們將使她永遠不能忘懷。這話說得對不對，可是我也一樣的不敢去當面問一下周曼華女士。

四年交大的考卷和試驗室，使我們有面對一切困難的勇氣，但是在女性的面前，却大多數都變成侷促不安了。這也許還是個笑話吧。

永通水電工程行

水電衛生

冷氣水汀

繪圖設計

地址：臺北市愛國東路九二號